

社会学思维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 王小章 陈宗仕 著

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学思维

王小章 陈宗仕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思维 / 王小章, 陈宗仕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308-17738-2

I. ①社… II. ①王… ②陈… III. ①社会学—教材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30913 号

社会学思维

王小章 陈宗仕 著

责任编辑 傅百荣

责任校对 杨利军 於国娟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隆盛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74 千

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7738-2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com>

前言

本书按内容分八个部分,罗列了 79 个问题。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阐释,特别是通过简要叙述社会学史上,或者说社会理论发展史上那些重要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研究,让读者体会、领略体现在这些问题上的社会学的思维方式(thinking sociologically)。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相对独特的思维方式。作者相信,这种思维方式不是直接能够言传的,而只能是自行感受默会的。而认识了解这门学科的重要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思考,则是感受、默会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途径。

读者可以按顺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看下去,也可以凭兴趣选择任何一个问题来阅读并思考、质疑。在阐释一个个问题时,作者首先努力做到客观地介绍相关学者对于这些问题所持的观点,与此同时,也不排除在某些问题上表达作者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不过,读者可以看出,哪些是作者对于相关学者观点的介绍,哪些是作者自己观点的表达。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是 79 个问题,而不是 78 个,80 个,或者别的数目?对此,作者只能说:我们写着写着,正好就写到了 79 个!这也表明,本书虽然可以用作社会学理论的教学用书,但不是通常意义上四平八稳的教材,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作者的偏好取舍。

目 录

一 导 论

1. 社会学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1
2. 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3
3.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人文学科?	8
4. 如何理解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	11
5. 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和预设的关系?	15
6. 学术实践如何超越其局限?	16
7. 如何理解社会学与社会的关系?	19
8. 如何养成社会学思维?	23

二 社会及历史的性质

9. 唯实论与唯名论是如何理解社会的?	28
10. 怎样理解行动与结构的关系?	30
11.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吗?	32
12. “社会实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吗?	34
13. 历史发展有规律吗?	36
14. 社会是围绕某一中心原理作为整体运行的,还是组成社会的不同部门 或系统分别围绕各自的轴心法则运转的?	40
15. 社会是靠什么维系的?	42
16. 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变迁?	45
17. 历史是进化的还是循环的?	46
18. 在什么意义上中国社会(及文化)是特殊的?	50

三 自我的性质

19. 自我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	53
20. “自我与社会是孪生兄弟”？	58
21. “Id、Ego、Super-ego”还是“I、Self、Me”？	59
22. 如何看待角色与自我的关系？	60
23. 自我是“社会变色龙”吗？	62

四 现代社会的起源、发展、扩张与后果

24. 现代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67
25.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	74
26. 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来源吗？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吗？	77
27. 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该发挥什么作用？	80
28. 面对现代性的危机，是选择终结现代性还是拓展现代性？	82
29. 什么是后现代性，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89
30. 如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92
31. 如何理解“风险社会”以及社会的“个体化”？	95
32. 全球化的机制和矛盾包括哪些？	100
33. “社区的销蚀”是必然的趋势吗？	103
34. 如何理解民主全球化与自由的关系？	109
35. 如何看待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	113

五 组织与制度

36. 各种形式的组织发展变迁的历史趋势是什么？影响其发展变迁的 机制是什么？	117
37. 组织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率的？	119
38. 组织的环境是外在决定的还是可以建构的？	122
39. 历史、文化、情景是如何影响组织的？	126
40. 组织形式越来越趋同了吗？组织制度化同构的机制有哪些？	128
41. 制度有哪些支柱性要素？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影响制度变迁的 因素有哪些？	131
42. 制度、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	132

43. 什么是实践和实践逻辑?	136
44. 合法性和知识分子在制度变迁中起何作用?	138

六 社会分化、冲突与权力

45. 怎样认识社会分层现象?	141
46. 社会不平等是否随着经济发展先恶化而后自然改善?	145
47. 市场是道德的吗,还是无关道德?	147
48. 如何认识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150
49. 阶级存在吗?	153
50. 权力是如何产生和运行的? 在什么情况下被统治者会起而反抗 权力?	157
51. 代表和符号统治的关系是什么?	159
52. 如何看待惯习和理性在统治中的作用?	160
53. 符号如何构成权力?	162
54. 福柯、布迪厄如何理解权力与现代性的关系?	164
55. 语言是如何控制资本主义大众的?	167
56. 知识分子在阶级/分类斗争中的作用是什么?	171

七 国家、市场与社会

57. 什么因素推动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173
58.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给社会成员的“身份”带来了什么影响? ...	175
59. 马克思和黑格尔分别是如何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	176
60. civil society: “文明社会”、“市民社会”抑或“公共社会”?	180
61. civil society: 公共社会还是能动社会?	181
62. 公共社会与国家政治结构的关系是什么?	184
63. 市场是自我调节的吗? 社会是如何反抗市场的?	187
64. 随着市场转型,是否出现政治权力回报下降而市场权力回报 上升?	188
65. 如何理解“社会资本”? 它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关系如何? ...	190
66. 社会是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建设”的,还是自我发育的?	193
67. 如何认识“结社”的意义?	195

八 文化、意识形态、宗教和理性

68.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是如何从结构的配角演变为主角的?	198
69. 文化有没有等级序列?	199
70. 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及其与现实的动力关系?	201
71. 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如何过渡到知识社会学?	204
72. 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是什么?	206
73. 宗教与公民运动的关系如何?	210
74. 多元文化是否意味着民主也是多元的?	211
75. 如何理解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以及中日韩民族主义?	213
76. 个人主义文化存在自我矛盾的悖论吗?	217
77. 何谓启蒙?	221
78. 何谓理性?	223
79. 社会共识可以形成吗?	225
人名索引	228

导 论

1. 社会学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曾说：“倘若文化的自我概念经过剧烈的震荡，尤其是文化里法定的、权威的和被普遍接受的自我概念经历过剧烈的震荡，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思想就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敏锐的人才可能超越自我概念的断言去思考问题，才可能去拷问权威。……倘若我们把社会学思想视为尼采所谓的‘怀疑的艺术’，我们离社会学的实质就不远了。”^①也就是说，如果长期地生活在单一不变的环境、秩序中，人们就会视这种环境、秩序下的一切为理所当然，从而变得不敏感而熟视无睹，而新的、不同的世界则产生新的刺激，新的刺激产生新的体验，体验在多数人、多数情况下固然会被纷至沓来的其他刺激所冲散，但也必然会在有些人那里转化为认识、理解和把握这种体验、这种体验所由产生的生活、生活于其中的新的世界的努力，从而引发出对于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世界的思考、探索和研究。如果说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由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所导致的西方人与空间上的“他者”的遭遇的话，那么，社会学的产生，则主要得益于他们与时间上的“他者”、即对立于传统社会的现代世界的遭遇。也许，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可以通过各种精细入微的考察和分析来证明现代世界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这种、那种的联系，这样、那样的连续性，但是，从总体上看，现代世界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深刻而巨大的差别，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2年度的诺贝尔

^① 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6页。

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经说：如果一个古希腊人神奇地穿越时空来到 1750 年的英格兰，他或她会发现许多东西似曾相识；然而，如果这个希腊人在此后两个世纪才降临英格兰，就会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因为他或她在那里能够识别和理解的东西少之又少。诺斯的这番话形象而生动地向我们说明了西方社会自 18 世纪中叶以后所经历的脱胎换骨般的变革。同样地，对于这种脱胎换骨般的变革的产生，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可以通过各种精细入微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出这种、那种非常具体的影响因子，但是，也同样地，从总体上说，彼此交织、相互促进的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产业革命以及包含启蒙运动在内而又绵延数世纪的思想文化革命的共同作用决定性地影响了这种变革的发生。正是这交织推进的三大革命，共同导致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宗教的衰败和理性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取代神学世界观，导致了工业社会的诞生、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阶级结构、社会连接纽带、社会交往方式等的变化，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导致了身份和政治的平等化、民主化，文化的大众化、多样化，社会的个体化、全球化……一言以蔽之，导致了现代世界的诞生。面对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产生的那个新的、并且处于持续不断的自我变革和自我拓展之中的现代世界，不仅诺斯所虚构的那个跨越时空而来的古希腊人会感到惊愕莫名，而且实际地生活于其中、真切地感受着这种持续不断的变化的人们的神经和心灵，也经受着强烈的刺激和冲击，从而，作为“怀疑的艺术”的社会学，于此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气候。从总体上讲，社会学，是对由上述三大革命所催生的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知识反应，自其诞生之日起，现代性问题就是它的基本主题。

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知识反应，社会学的探讨和思索无疑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但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学这种现代性话语对于现代性的探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话语截然不同。包含在启蒙思想中的现代性方案，代表的是以对人类历史之全面的、无限的、必然的“进步”的坚定信念为基础的一种价值理想，寄托着对自由、平等、民主、富裕、幸福的未来社会的希望和憧憬。在启蒙思想家们挥洒笔墨、驰骋想象时，现代世界主要还只停留在蓝图上，而不是经验现实。但社会学的研究与思考不同。虽然不能说社会学家们与启蒙哲学的思想和价值完全没有关联，这种关联当然有，但是，从总体上讲，在他们这里，现代性已不再代表一种要追求的价值，而是需要加以客观地考察分析的现实经验性问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为经验现实的现代性与作为价值目标的现代性之间的区别，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学思维与启蒙思想以及传统哲学之运思方式的重

大区别,社会学思维首先是一种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评价、描述性法则和规范性法则的思维方式。

2. 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像其他各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一样,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具体内容也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主要由经典大师们所形塑的社会学自身研究传统,二是社会本身的发展变迁。

当“社会学”一词的发明者孔德在 19 世纪中叶为这门研究社会的专门科学——他心目中所有科学的皇后——规划知识体系时,他将其划分为两个部门:一是从静态的角度对社会有机体进行解剖式分析,找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二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进程,找出其动力和机制。他将前者称为社会静力学,将后者称为社会动力学。回头看社会学这门学科自孔德以来的发展,可以发现,尽管不同的社会学者们研究的具体问题千变万化,但总体上都没有跳出孔德对于社会学研究内容的这一规划。而如果进一步从上面所说的社会学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反应的角度来看,那么,社会静力学就表现为对现代社会结构形态及其维系方式的研究,换言之,也就是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的研究,当然,要解释、理解现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就势必将进入传统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进而一般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探讨。而社会动力学则表现为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诞生、变迁的研究,包括现代社会如何从传统社会中脱胎,现代社会本身又如何发展变迁(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后资本主义社会,从“第一现代社会”到“第二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等等)。当然,随着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状态的研究和对历史变迁进程的研究的侧重是不一样的,两者并不是平衡发展的。^①大体上说来,19 世纪的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近代西方工业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无论是孔德、斯宾塞、托克维尔、滕尼斯,还是马克思、韦伯,这些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们基本上是从历史的视野或者说发展进程的角度来提出他们各自的问题和命题的。社会发展变迁进程的性质和动力是他们共同关注的核心课题,虽然他们对于社会历史进程

^① 参见王小章:《社会状态的社会学和历史进程的社会学——一个社会学史的考察》,《社会学》2000 年第 10 期。

的具体切入点各有不同。即使是通常被看作是社会学中功能分析和实证调查研究方法的始祖的涂尔干,也表达了对社会发展进程问题的关切,虽然他表达的方式与马克思、韦伯等人有所不同。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当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后,19世纪学者们的上述学术兴趣却发生了明显的转移。20世纪专业社会学家当中的主流团体,其关注的焦点已从历史的架构中转移,转向了现代社会的系统性研究,对于动态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探索已为静态的社会状态分析所取代。恰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如果说前一阶段(指19世纪——引者)的社会学持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基本观点,即一切都是流动的……那么后一阶段的社会学所持的则是埃利亚斯学派的观点。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埃利亚斯把箭的飞行视为由一系列的静止状态所组成的。”^①在20世纪的数十年间占据着西方社会学霸主地位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便是上述以状态研究取代过程研究的代表。帕森斯理论观点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各种社会类型解析为基本的组成部分,社会就像某个玩牌者手里的一些纸牌,每一个社会都是各种纸牌混合的结果,然而,不管怎么混合,纸牌总是这一些。于是,社会便被视为一种“社会体系”,“社会制度”又被视为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体系”。按照这种主流的、静止的体系理论,社会变化、社会进程和社会发展,包括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都只是一种“附属的东西”。对于理解“社会体系”及其“结构”和“功能”来说,并不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概念,如“结构”、“功能”,本身就已经被打上了把过程简化为状态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烙印。而帕森斯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除了结构功能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后所发展起来的许多理论都具有上述这种非历史性的特征。有人指出,20世纪在美国发展出来的社会学理论方向,如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以及结构功能论等,都“自觉”其本身是从“社会事实的历史方向”抽离出来的理论,是非历史性的或者用茨托姆卡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历史的社会学”。

为什么19世纪社会学热衷于社会进程的研究,而在20世纪却转向了非历史的状态研究?埃利亚斯指出:“如果说,关于社会应该成为的和人们希望它成为的模式在某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导致了19世纪的社会学家把主要兴趣放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方面,那么另外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则导致了20世

①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纪社会学领域里主流理论家特别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的客观状态,导致了他们不重视社会形态的形成以及对长期的社会进程和对由这两方面的研究所带来的新的解释不感兴趣。”^①在 19 世纪,一些工业国家中的社会学家表达了正在上升的工业阶层的社会信念、理想以及希望,这部分声音逐渐地压倒了另一部分旨在巩固封建王朝和贵族权力、旨在维护和保存现有社会制度的声音。前者因为正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所以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的理想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因此他们对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感兴趣。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和正在上升的工业阶层联合在一起力图说明人类确实是朝着他们所向往、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了 20 世纪,工业国中的工业阶层最终替代了王朝时代的贵族和军事实权派而成为国家的统治集团;与此相应,已成为国家统治集团的工业阶层除了阶层意识之外,民族意识也越来越强烈,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都把组织成国家的民族的现状视为最高价值。历史的变化只涉及表面的东西,人民和民族是不变的。“民族思想”把人们的目光从变化的东西引向了现存的不变的東西。在老牌工业国家中,进步的理想为保持和捍卫现状的理想所替代。“在社会学的理论中,原来地位显赫阶层的理想曾为逐步强盛之工业社会理想所压倒,而现在,后一种理论又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已经上升并稳定了的阶层的理想所代替。”^②

如果说,进入 20 世纪后社会学之转向社会状态的研究主要是因为进步的理想为保持和捍卫现状的理想所替代,那么,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则击破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视社会现状为平衡协调、和谐静止的理想化状态的幻觉。与此相应,在社会学研究中,一方面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中的霸主地位的走向终结和其他理论流派如批判理论、冲突理论等的兴起,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进程的视野在人们对上述静态的状态分析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中越来越又重新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人们越来越清晰自觉地认识到:无论是对于理解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而言,还是对于理解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模式而言,“历史”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一个充分的、完整的社会学应当清楚地包括各种结构的历史,而种种结构的历史是在特定时刻的整个历史性过程的产物。……写一部结构的历史是必要

① 诺贝尔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5—16 页。

② 诺贝尔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5 页。

的,这种结构的历史将会在每一个结构状态中发现:以前的斗争的产物会改变或保存结构;同时,通过构成结构的矛盾、紧张与权力关系,还能发现随之而来的变革的起源。”^①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划分,或者说,社会结构状态的研究和历史变迁进程的研究的划分,只是理解领会“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另一个重要的理解视角则是结构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对峙。在给社会学这门学科以最深刻影响的诸位大师中,涂尔干可以说是结构研究的首要倡导者,而韦伯则代表了行动研究的方向。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是一切“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行为方式”,^②也即,是一种外在于个体并给个体以强制性约束的、普遍的结构性的力量。而韦伯则将社会学界定为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因而对原因和结果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而所谓“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赋予其以主观意义,并且这种主观意义关涉和指向他人之行为的行为。^③与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之外在于个体的结构约束性质不同,韦伯突出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对这种意义达成解释性的理解,以期实现对社会行动之因果关系的有效说明。也有人介于两者之间,企图平衡协调两者,如齐美尔。齐美尔认为,社会学无疑要研究社会,而“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这种相互影响总是产生于某些特定的本能欲望,或者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这些欲望、目的促使人们走到一起,彼此互动,建立联系,结成“社会”,齐美尔将此过程称为“社会化”,社会学要研究的,就是欲望、目的等等“把个人的孤立的并存塑造为相互参与和相互支持的某些特定的形式”,也即“社会化”的形式。^④这些“形式”一头连着个体的行动,一头连着社会形态。再如当代的吉登斯,他一方面指出社会学重点研究的是近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则以“结构二重性”的概念指出,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关系,乃是前者既是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动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因而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

① P. 布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2页。

② E. 迪尔凯姆(即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页。

③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页。

④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

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①这显然也是在努力贯通结构和行动的关系(参见本书后面“如何理解行动与结构的关系?”)。

在具体实际的社会学研究中,与社会结构状态的研究和历史变迁进程的研究在不同时期的侧重上有所不同一样,结构研究和行动研究也随着社会本身的变迁发展而波动起伏。大体上,从社会学诞生一直到20世纪中叶,整体社会结构形态的研究基本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行动研究则处于配角的地位。“欧洲的古典社会学,以及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只研究各种混合的主体:社会的与政治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各社会学体系经常扮演整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作为古典社会学最后一个宏大理论建构的帕森斯社会学,也只不过是美国权势和霸权处于巅峰的镜像。古典社会学的这种本质所造成的主要后果是:社会行动观念毫无立足之地。一个人愈是探究社会,就愈忽视各种社会行动者;因而后者只能被视为依其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而应具有某种属性的人。”^②换言之,社会行动的分析被简化为对行动者在系统中位置的探讨。这背后实际上包含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信念,那就是“行动”受制于“结构”或“系统”,认识、揭示了结构,即可在很大程度上把握、理解“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决定论观念。而这种观念之流行,则与还尚未实现经济社会之充分富足的现代早期社会状况有关,在那种社会状态下,人们的意识、行为确实如马克思等所揭示的那样,受制于他们的社会存在,更具体地说,受制于他们在社会结构(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方面在客观条件方面,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可自由支配性收入”的增长推动了“随意型社会行为”的扩张^③，“标准生命史”开始让位于“选项生命史”^④,人们的行动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摆脱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在社会意识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的日益显露,现代社会系统之压迫性的日益被感知,希望变革,希望以行动抗衡系统的呼声不断高涨。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行动开始逐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焦点,开始出现“行动者的归来”。

①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7—9页;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一章。

② 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页。

③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4页。

④ 刘维公:《布迪厄与生活风格社会学研究:兼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学危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社会理论学报》,1999年秋季号。

3.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人文学科？

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实质在于社会学及其从业者与事实及价值的关系。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nature)因韦伯所说的“除魅”过程而日益被理解为有着自身的自然法则、只待牛顿们来发现的客观物质世界，“科学”(science)就日益被视为“对自然做有方法的理论研究”，而人类经验或者说体验(experience)的领域，诸如形而上学或哲学、宗教、政治、历史以及与艺术(art)有关的内在情感生活等，则被排斥在科学的范畴之外，^①而通常被归属于人文学科或历史学科。“科学”是一种只关注客观事实、事理而不关心主观感受、意义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的研究，而人文学科或历史学科则是一种与人的生命体验、主观意义、价值追求紧密相连的叙事。照此，作为由人、人的生命活动所造就的“社会”，无疑属于人文学科或历史学科的领地。但是，社会学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对此种观念的一种挑战。社会学的创立者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启蒙思想家们内部虽然也有分歧，但是共同坚持某些关键的基本信念：无论何时何地，人性都是一样的；存在普遍适用的人类目标；可以制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易于检验和证实的普适性法则结构，以取代无知、臆断、迷信、偏见、教条和幻觉所造成的混乱；牛顿的科学方法在说明自然界方面已被证明极为成功，在道德、政治、经济以及一般人类关系的领域，也应当能够发现和采用类似的方法，从而消除邪恶、痛苦以及爱尔维修所谓“涉及利益的谬误”^②。在这种启蒙观念的影响下，社会学的开创者们创设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门如同物理学、化学之客观地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来客观地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以图在对社会的研究中，获得关于社会的有效的、明晰的、精确的、统一的、可重复可验证的客观知识，而不是多种多样的、因人而异的、飘忽易变的主观感悟或价值表达。这不仅对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以及出生土木工程专家、转而为数理经济学家、再转而为社会学家的帕累托等而言，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即使对于志在“改造世界”之实践的马克思，以及深受德国人文主义、历史主义传统之影响而明确肯定人类社会之研究与自然世界之研究存在本质性区别的韦伯而言，在社会研究中

①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425 页。

②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对于知识之客观性、精确性、统一性、确凿性的这种追求也是理所当然的。^①也正因此,我们才在前面指出:社会学思维首先是一种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评价、描述性法则和规范性法则的思维方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彼得·伯格指出:“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以严谨的治学方式去理解社会。社会学的性质是科学的。……社会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工作,他尽力做到客观,控制个人的喜好和偏见,尽量获得清楚的感知,而不是去做规定性的评判。”^②可以不无理由地认为,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研究方法的特殊性,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但是,在追求客观事实真理的意义上,它要求的科学精神与自然科学无异。

不过,伯格同时又指出:“社会学的其他一些特征又使之接近人文学科……社会学毕竟和人文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息息相关,这个研究对象就是人的境遇。在人的存在里,人的社会存在是关键的一维;所以,社会学反复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人之为人有何意义,作为具体情景里的人又有何意义。”^③这就是说,社会学并不全然是价值无涉,并不真的不关心、不关乎价值、意义的问题。当然,不同立场的学者对于社会学与价值之关系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比较极端,他们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追求如实再现外部实在的稳定的、“唯一正确”的、普遍的“客观真理”是虚妄的,可笑的,“科学知识”与价值、与研究主体精神意向之间那种无法脱离、无法区分的关联,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周围世界的论述,都只是在特定的社会脉络中于特定的社会规则下运作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客观的、普遍的真理,所谓“真理”都是蕴含着价值的“观点”。^④就此而言,所谓“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其实并不成立。当然,如上所说,这是一种比较激进、极端的观点,未必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即使不认同这种观点,我们也还是比较容易说明社会学和价值之间的联系。

第一种联系是韦伯所说的“价值关联”意义上的联系。生活于特定社会时代中的社会学者都是有价值倾向的,更何况许多社会学者还自觉地扮演社会进程参与者的角色,而不论是作为变革者还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每一个社会进程的

① 参见王小章:《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是否有效及如何可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③ 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④ 参见王小章:《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是否有效及如何可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